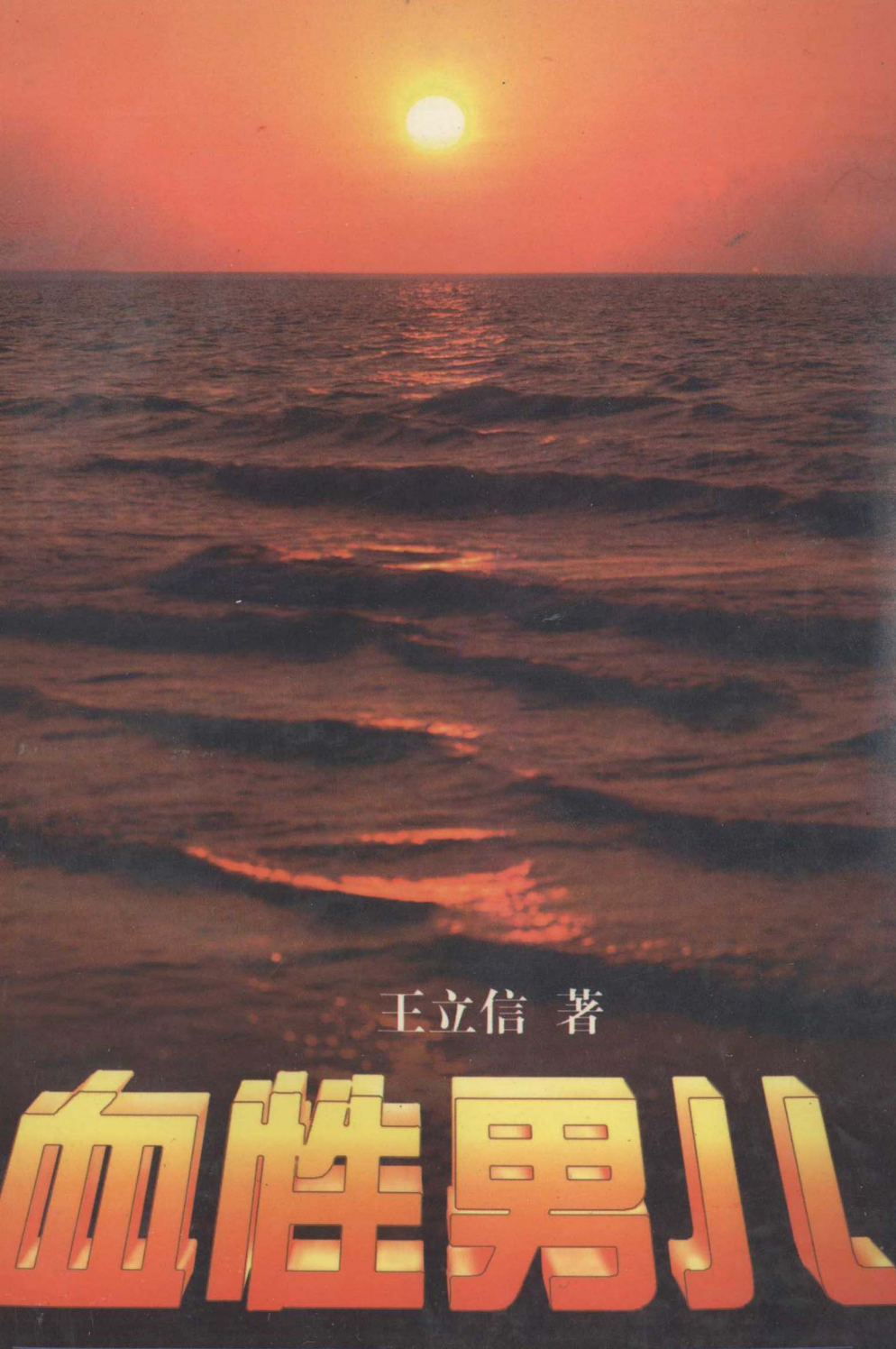




王立信 著

血性男儿

血性男儿

王立信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血性男儿

作 者:王立信

责任编辑:丁 浩

责任校对:周光华

责任监制:江伟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2.125

字数:260,000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5399-1074-7/I·1007

定 价:14.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一

这一年十月初，农历快到九月半了。

月亮真好！亮汪汪，亮汪汪的！

方珍珠躺在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想着城里的丈夫，上下眼皮就像被谁拿一根小棍子撑住，怎么也睡不着了。

待到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却又是一睡过去就尽做梦，梦的还尽是往日里跟丈夫的那些亲昵爱抚之事。醒过来时便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浑身也软绵绵，上下眼皮却又像被细针密线缝得牢牢的，想睁，也睁不开来。

花了好大的力气，总算将眼睛眯开了一条缝，见窗子外面还是亮着的，却已经不是那种“亮汪汪”的亮了，显然是曙色代替了月光。时间不早了。

方珍珠忙转过身去，看了看睡在另一边的一位女伴，见她还沉沉地睡着，就轻轻地喊道：“水仙！”

许水仙睁开眼睛，也是懒洋洋地问道：“做啥？”

方珍珠没有回她这话，却笑笑，说：“你怎么睡在床边呀？当心滚落到地上。”

许水仙嗷嗷嘴巴，说：“还好意思问我呀？不就是被你一点一点挤过来的吗？”

方珍珠看看，自己果然占住了床当中的一大块地方，便抿嘴一笑，将身子朝这一边挪了挪。

许水仙也朝床当中挪了挪身子，还挺了挺胸脯，背过手去捶了捶腰，又埋怨地说：“脊背心都让床边子搁疼啦！”

方珍珠笑道：“啊哟哟！罪过，罪过！来来来！小妹妹！阿姐帮你揉揉吧！”说着，就朝许水仙的身子伸过了手去。

“哦哟！”

许水仙一声尖叫，紧接着“咯咯！”一笑，身子还蛇一样软软地扭了两下，又猛然一弹，坐了起来，将两只花香藕似的手膀子，紧紧地抱住了她那饱鼓鼓的胸脯子，娇嗔地瞪了方珍珠一眼，轻轻地骂道：“僚要死快哉！”

方珍珠问：“怎么啦？”但她随即会意地一笑，缩回了手。

许水仙又瞄了方珍珠一眼，说：“老早跟你困一道，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都是结婚之后才弄出的啥个毛病，滚烫滚烫的身子直朝人身上靠，阿叫人难过？”

她说着这话，又忍不住用手背挡住了嘴巴，“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又用手一指方珍珠，问道：“呸！你是把我当阿祥了吧？”

方珍珠猛然想起了刚才梦境中那些羞人答答的情景，又不知是否真的被许水仙抓着了什么把柄，不由得脸孔通红，心口直跳，忙对许水仙“啐”了一口：“胡说八道！”还伸出一只手指，刮了刮许水仙的鼻头，说：“一个姑娘家这么瞎讲，阿怕难为情？”

许水仙不怕难为情，她嘻嘻一笑，随即又说：“这个阿祥，也真是舍得的噢！结了婚还要去念什么书，留下你这个如花似玉的

娘子独守空房!”

方珍珠心头猛然一颤。但她很快控制住自己，只是撇了撇嘴，还微微地笑了一笑，说：“碰上好年头了，他的心气大得很!”

说完了这话，方珍珠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她轻轻地，却又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许水仙听着这一声叹息，觉得有点疼人，忙关切地望望她，又轻轻地喊了她一声：“珍珠!”

方珍珠忙又掩饰地望许水仙一笑：“嗯?”

许水仙说：“照我看啦，你也是自找的，要是你没有跟阿祥，还跟了阿龙呢?”

方珍珠吃惊地喊起来：“哎!你还是没睡醒吧?尽说胡话，阿是要吃耳光?”说着便举起手掌，做出要向许水仙脸上打过去的样子，见许水仙没有动弹，又将手放下了，说：“怎么叫‘还跟阿龙’?我什么时候‘跟’过他了?”

许水仙说：“反正我们老早都以为你肯定是跟阿龙的，没人想到你后来会跟了阿祥……”方珍珠不作声了。许水仙这才又笑笑说：“好了，好了，我也不再戳你的心尖子了。”

方珍珠默认了她刚才的话，觉得对这句话不能不表态了，忙也笑笑说：“还是在瞎讲吧?这算什么戳我的心尖子呀?是过去的事啦，你要不提，我都想不起来!你呀!等你以后结了婚就晓得了，只要真的看中一个男人，又嫁给了他，心里就只有他了，不管过去谁跟谁好过呀，恼过呀，反正现在我有阿祥，阿龙有了引梅，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钉子一个眼，一把钥匙一把锁，都配好啦!要不是这样，跟这个男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心里又想着另一个男人，这饭还吃得香，觉还睡得甜吗?”

方珍珠说的这些，确实是心里话，没有虚头的。

许水仙却凭着自己对公云龙和向吉祥这两个人的看法，总觉

得方珍珠和向吉祥的婚事，是“月下老人”牵错了那根红丝线，心底里时不时地为公云龙不平，为方珍珠惋惜，她还不相信方珍珠就真的一点点也不懊悔，甚至认为方珍珠刚才说了那么多话，不是为了反驳她，却是在为自己寻求一种心理平衡。

方珍珠忽然又急切地喊起来：“啊呀！我们不能只顾着讲这些闲话了！起来吧！起来吧！阿祥他们要瞪大了眼睛等着啦！”

许水仙见方珍珠那一惊一咋的神情，觉得有点好笑，只是她已经无心再说别人什么了，因为方珍珠的一番话，无意间也触动了她的一桩心思。她猛然发觉，自己也面临着一次抉择，不过不像方珍珠当年那样要在公云龙和向吉祥两个男人之间做出选择，她此刻是要在一个男人身上做出是否“谈”下去的决定。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就是方珍珠的弟弟，他叫方飞。

二

这时候，方珍珠的丈夫向吉祥还在呼呼大睡哩！他是因为读书，昨天夜里睡得太晚了。那几年被耽误了，现在又由妻子负担着全部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所以他读书的那种狠劲、拚劲，是让许多人竖大拇指、伸舌头的。

正当方珍珠站在鹤亭镇自己家里的大衣橱跟前，对着镜子，望着自己丰腴的身子，对即将和丈夫的会见“想入非非”的时候，向吉祥床头上的小闹钟也猛然响了起来。他一伸手，擦下了闹钟的掀钮，又在床上赖了一会儿，才起身下床，以极快的速度漱洗完毕，然后便戴上了那只“随身听”。“随身听”当然也是妻子拿钱买的。那时候，方珍珠她们那个鹤亭服装厂的效益还不怎么好，它是花去了她这个绣花女工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

此刻，向吉祥戴着它，一边听着广播英语，一边小跑着出了

宿舍楼，又向校园里跑了去。

在那边不远处的草坪上，一个穿着武术运动服的年轻人正在打太极拳，这就是方珍珠的弟弟方飞。

向吉祥跑过去，摘下耳机，喊道：“阿弟！”

方飞转脸一看，见是姐夫，忙也笑着招呼：“阿祥！”

向吉祥随即关切地问：“都准备好了吧？”方飞当然明白，这是在问他出国留学的事，便笑笑，点点头：“嗯！”向吉祥又叮嘱他：“机票，护照，签证，美钞，都得当心噢！”方飞又点点头：“哎！”向吉祥又加重了语气，说：“这几样，可都是性命交关的哟！”

方飞嫌他有点罗嗦，便又笑笑，岔开了话题，问他：“阿姐今天来吧？”向吉祥说：“来！当然来！讲好一定来送你上飞机的。”他随即又加了一句：“水仙也要来的！”方飞最要听的，似乎正是这句话，他不再说什么，又摆开了架势，准备继续打太极拳。

向吉祥也转身想走，却忽然看见一个卷发的美国青年从那边留学生楼里一个箭步窜了出来，便忙挥着手喊：“麦克尔！”

麦克尔·休斯也像方飞一样，穿着中国武术运动员的服装和软底布鞋，他一路蹦跳着过来，对方飞的第一句话也是问道：“明天就走吗？”

方飞点点头。

麦克尔伸出右手与方飞伸过来的手相互用力一击，又紧紧地握住了，说：“欢迎你到我们美国去！”方飞说：“谢谢！”

麦克尔又说：“我很快也要回去，当我们在加州重逢，你一定会有那种‘他乡遇故知’的兴奋！”方飞点点头，笑笑，说：“一定的！”然后，他又关切地问麦克尔：“你要找的那个姓公的，找到了吗？”

麦克尔耸耸肩膀，摇摇头，说：“没有，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向吉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忙问方飞：“什么姓公的？”

方飞告诉他，是老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位战士。

迈克尔又说：“他是我的爷爷——老约翰·休斯的一位‘故知’。”

向吉祥一听，很有兴趣，忙问他：“是吗？你爷爷的一位老朋友？他们怎么认识的？”

迈克尔又摇摇头，说：“不知道。我爷爷说，要等找到了他的下落，才给我揭开那个秘密。”

向吉祥转脸对方飞说：“鹤亭那个公云龙的爷爷公玉山，不是当过志愿军吗？”

方飞说：“阿龙的爷爷还健在呀，他要找的那个可能已经去世了。”

迈克尔说：“对！有人讲他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了，我要找到他的家人。”

向吉祥说：“哦！那是不对了。公玉山那老头是‘九千岁’，在‘文革’中可神气了。”

迈克尔一听，喊起来：“什么？什么？‘九千岁’？”向吉祥点点头：“嗯！”迈克尔又问方飞：“‘九千岁’？Nine thonsand years old？”

方飞点点头，说：“这只是个绰号——nickname！”

向吉祥又插上解释道：“过去中国的皇帝都称‘万岁’，他是‘九千岁’。”

迈克尔也马上领悟地：“就是说，除了皇帝，就要数他了？”向吉祥忙笑着点点头：“对！”迈克尔兴致更高了，忙问道：“唔！这是个什么人？他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向吉祥笑笑，指指方飞，说：“这个绰号是他父亲方天亮喊出来的，‘文革’中也深受其害。——阿弟，你讲讲吧！”方飞却似乎不愿意讲这些，推托地说：“都是老早的事了，我也讲不清楚。”

迈克尔也不再追问，耸耸肩膀，摇摇头，但他随即又捏了捏拳头，说：“我相信总会找到的！这次找不到，以后我还要来的！”

紧接着，他还仰起头，大喊了一声：

“公！”

方飞和向吉祥都被他那真挚而又顽皮的神情逗笑了。

麦克尔还要说什么，猛然看见宿舍楼里走出了个穿着白色网球裙，拿着网球和球拍的中国女学生，忙又对着她大喊了一声：“江！”那女学生没有听到。麦克尔又喊：“江引梅！”

江引梅这才停住了脚步，转过脸，也高兴地喊着：“麦克尔！”又走过来，和方飞、向吉祥点头招呼了。

麦克尔随即又说：“江！我正要找你！”

江引梅忙仰起脸，笑着问：“哦！有事吗？”

麦克尔挤挤眼睛，笑道：“这要跟你悄悄地说，叫做：‘窃窃私语’！”江引梅不解地望望他。

麦克尔随即转过脸，对方飞说：“明天我送你。”江引梅听了这话，忙也对方飞笑笑，说：“明天我们一起送你。”方飞忙说：“不用，不用。”麦克尔和江引梅已经转过身去，说笑着走了。

向吉祥望着他二人相挨着的背影，轻声对方飞说：“这个麦克尔，最近总盯着江引梅。”方飞一愣：“是吗？”向吉祥说：“江引梅当然是求之不得……”

方飞一听这话，忙说：“引梅不会的，她跟阿龙……”

向吉祥却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那个公云龙？在麦克尔这个老美面前，他还能有戏唱吗？——他没戏了！”

方飞很不喜欢有人用这种腔调来谈论他很喜欢的那个阿龙。只是因为姐姐，他没有顶撞这位姐夫。为了克制自己，他习惯地抿紧嘴唇，不作声了。

向吉祥感觉到了方飞的情绪，可他实在不想得罪了这个明天就去美国留学的小舅子，忙显得很亲切的说：“阿弟！回头一起去接你阿姐她们！”

三

方珍珠梳洗好了，又挑来拣去，在不多的衣裳中挑出一件丈夫平时比较喜爱的穿上了，却还是不见许水仙有什么动静，就又对着房间里喊了一声：“水仙！”

许水仙依然没有一点声响。

方珍珠有点诧异，忙又跑进房来，只见许水仙还躺在床上，瞪着两只眼睛，定定地望着天花板哩。她忍不住大声喊道：“呸！发的什么呆？快起来收拾收拾吧！”

许水仙这才转过脸，却依然是懒洋洋地问：“做啥？”方珍珠说：“噢！跟我一起走呀！”许水仙嘴一撇，说：“嘿！你去鹊桥相会，我去做什么？”方珍珠说：“喂！你去十八相送呀！”

许水仙一听，忙说：“不去，不去！”方珍珠笑笑，说：“哟！假得来！”许水仙沉下脸，说：“真的呀！我真的不想去！”方珍珠也不开心了：“噢！你不就是为了一起去送方飞，昨天晚上才住过来的吗？”

许水仙被问住了，不作声了。但她心里却在说，不错，昨天我是想好了要去送送你家阿弟的！可老实讲吧，这一夜我也好一阵没睡着，你的一举一动，一哼一叹，我都看见了，听到了。想想吧，你跟阿祥不过一两百里的路程，坐火车个把钟头就到了，就算没车，没船，狠狠心，咬咬牙，用脚走，也不过天把工夫！你那阿弟呢？他是到美国去留学，隔着海，隔着洋，我要是想起了他来，你让我漂洋过海去找他呀？我说你是自找的，我能再去找这种罪受吗？……

方珍珠当然不知道水仙心里正在倒海翻江，还以为水仙是在耍着姑娘家的小性子，甚至只不过是一种“下床气”，便用一副恹

求的腔调催着她：“起来！起来呀！水仙！”还伸出手去把她拉了起来，又搂住了她的膀子，说：“这回呀，趁方飞临走之前，我让他放大了胆子，把你俩之间的那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吧！”

许水仙却轻轻地推开了她，说：“啊呀！你别操那份闲心了！”

方珍珠嘴一撇，说：“什么话？自家阿弟跟你两个人的事，能说是闲心吗？”她望了望许水仙，想了想，又问道：“你是不是担心方飞到美国去喝几年洋墨水，吃几年洋饭，以后就把额骨头翘到天上去了？”

许水仙一听这话，鼻子一哼：“嘿！他额骨头翘到天上去又怎么样？姑娘我才不稀罕哩！”方珍珠忙又说：“这只是我瞎讲讲，我们家方飞不会的。”许水仙又朝床上一躺，不作声了。

方珍珠看着她那微微扇合着的双唇和那激烈起伏着的胸脯，心里着急，却又不肯发火，这时候是只能哄着她，逗着她！

方珍珠终于想起了一件事，忙一拍巴掌，笑道：“对了！昨天我上我妈家，翻出了一张旧照片，给你看看！”

方珍珠走过去，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又走回床边坐下，将它递给了许水仙。

许水仙拿过照片，才坐起身来。

照片上，紧挨着坐在一起的，是两个都在一周岁左右的孩子，又都是赤裸着身子的，只有一片小布兜兜，遮住了肚脐和腿裆，这样也就都分不出男女了。

方珍珠先指了指左边的一个孩子，问她：“你认识这是谁吗？”许水仙看了看，摇摇头。方珍珠就告诉他：“是我们家方飞。”许水仙笑起来：“啊呀！是吗？小时候他这么胖啊！”方珍珠也点头笑笑：“嗯！”许水仙指指右边的那个孩子，也显得很有兴致地说：“这是哪家的男小倌？比你家阿弟还胖，手膀子圆滚滚的，胸门口肉嘟嘟的！”

方珍珠问她：“你认不出？”许水仙说：“认不出。”方珍珠说：

“嘿！就是你呀！”

许水仙尖声叫起来：“啊？是我？”这回她竟有点难为情，忙把照片朝床上一摔，“啐”了一口，骂道：“是哪个缺德，照这种照片！”

方珍珠忙将照片拾起，说：“可不好瞎骂人！我妈说这是松年大伯照的。”

这“松年大伯”，就是她们两个刚才都提到的那个“阿龙”的爸爸公松年，十多年之前在越南那边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

许水仙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忙一伸舌头：“是吗？”但她随即又从方珍珠手上拿过照片，看看，说：“松年大伯早就不在了，谁能肯定这个就是我呀？”

方珍珠说：“哟！你还不相信我妈的记性？”

许水仙轻轻一笑，说：“我带回家再让我妈认认。”

说着便下了床，将照片仔细地收进了自己的小拎包。

方珍珠见她那样，忍不住“扑嗤”一笑，又伸出一只手指，刮了刮许水仙的鼻头，说：“行了，拿了去当件文物好好地收藏着吧！”

这张照片果然起了作用，它让许水仙一下子想起了她一直收着藏着的和方飞之间的种种往事，那都是非常愉快而又十分亲切的，刚才脑子里的什么“漂洋过海”、“自找罪受”一类的想法，就像一些散碎的冰块跌落在烧红的铁板上，一刹那间无影无踪了。

但在方珍珠的面前，这个弯子当然也不能转得太急，便又噤了噤嘴，说：“我们两个都走了，厂里那批货怎么办呀？”方珍珠说：“喂！昨天不是跟阿龙讲过了，他也安排好了吗？”许水仙又说：“啊呀！昨天还忘了问问阿龙，他要给引梅带些什么呢？”方珍珠说：“人家的事不要你烦！他要想让我们带什么，还不早讲了？”

许水仙听了，又张开嘴要说话。方珍珠却已经看出了她的心思，不想再跟她罗嗦，便伸出两手推着她说：“好了，好了！你快点漱嘴洗脸、梳妆打扮吧！辰光不早了呀！”

许水仙心里也有点激荡起来，却又鼻子轻轻一声：“哼！看把你急的！难怪人家说，久别如新婚噢！”

方珍珠斜了她一眼，说：“你懂个啥？”

许水仙也不再说什么，匆匆走出房去了。

第二章

四

方珍珠出了家门，就挽着许水仙的膀子，一路上带着小跑，为的是能赶上从鹿桥那边开过来的头班车子进城去。

当她们跑到了鹤亭服装厂的门口，跨过了鹤溪上的那座小石拱桥，赶到了汽车站的时候，头班车子还是刚巧开走了。

方珍珠生怕脱了这班车子，到了苏州之后又会脱掉九点多钟开往上海的那班火车，总共不到两天的相聚，这左一脱，右一脱，就把小半天的工夫糟蹋掉啦！便叹了一口气，说：“顺着大路朝前走吧，看看能不能搭上顺路的车子！总比在这里干等着好。”

许水仙说：“行！你跟我走，我运气好，包你能搭上车子，推板一点的车子我们还不搭！”

两个人就又相挨着，就又说笑着，朝前头走了。

走不多远，突然有两辆摩托车从她们后面疾驶过来。

驾着车子的，是两个都还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男子。前面的那人显然远远地看见背影就认出了这是方珍珠和许水仙，随即放慢

了速度，把车子开到她俩的身边停住了。后面的人，一见他停了车，也赶紧将车子刹住。

方珍珠和许水仙冷不防吓了一跳，忙相互拉着膀子朝路边一让。但待她们转过脸来一看，却又不由得眼睛一亮！

后面那人中等身材，满脸笑容，两只眼珠子滴溜溜转来转去，朝她们这个望望，又朝她们那个望望。她们觉得有点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谁。

而前面那个高挑身材的男子，却正是她们今天早上一再提到的公云龙！

方珍珠一看是他，就禁不住兴奋地脱口喊起来：“阿龙！”

公云龙觉得阿珠今天这声喊有点异样。

许水仙也听出了，她的喊声发颤。

连方珍珠自己也感到，她在喊着这一声“阿龙”时，心头有点发紧。

这是往常没有过的。不得了！这都是许水仙刚才在屋里的那些话说坏了！

许水仙倒已经用满怀疑惑的眼神盯牢了她！

方珍珠一时间慌得手脚没处放。

幸好公云龙像给她解围似地，随即笑嘻嘻地说：“二位上车吧！”

方珍珠又忍不住高兴地喊起来：“你也上苏州呀？”但她对自己这份高兴劲又有点不好意思，便解嘲地对许水仙笑笑，说：“看看！正想打个瞌睡，就给你塞过个枕头来了。”

许水仙只撇撇嘴一笑，没有作声。

公云龙又说：“哎！上车吧！二位！”

方珍珠和许水仙却都犹疑地看了看站在公云龙后面一点的那个青年男子。

公云龙这才猛然悟过来，她们还不认识，就忙笑道：“噢！对

了！我来介绍一下。”

他先介绍了方珍珠。方珍珠便和那男子相互点头一笑。

公云龙又指指许水仙，对那男子笑道：“这位是许水仙小姐，目前正待字闺中，欲觅一事业有成的男士为友。”

方珍珠没想到公云龙开这个玩笑，不禁一愣。

许水仙却轻轻地“扑嗤”一笑。

那男子则依然是两只眼珠子滴溜溜转过来转过去，没有对公云龙的话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公云龙又指指那男子，对方珍珠和许水仙说：“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王成海。”

方珍珠又觉得这个名字很熟，却仍然想不起这人是谁。

公云龙接着又笑眯眯地对许水仙说：“成海兄目前亦未婚配，同样欲觅一年轻漂亮的女士为友。”

方珍珠见公云龙还在开这种玩笑，很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又忙偷偷地瞄了瞄许水仙和王成海。

许、王二人却都显得淡淡地没有什么破绽可寻。

这时，公云龙又对方珍珠笑笑，指指自己的车子，说：“阿珠！上吧！”

方珍珠很自然地向他的车子走过去。

许水仙却跑上一步，轻轻拉了拉方珍珠，说：“我在前头，你在后头。”

方珍珠还没来得及反应，公云龙却又对王成海笑道：“哎！成海兄！上前头去呀！”

这一下方珍珠忍不住了，忙制止他：“阿龙！”

那王成海似乎看出了什么，嘴角带着一丝调侃的微笑，随即将车子开到前头等着了。

许水仙刚才提出要坐公云龙的车子，是故意想让方珍珠心里“急急”的，现在见方珍珠对她坐王成海的车子不放心，反倒显得